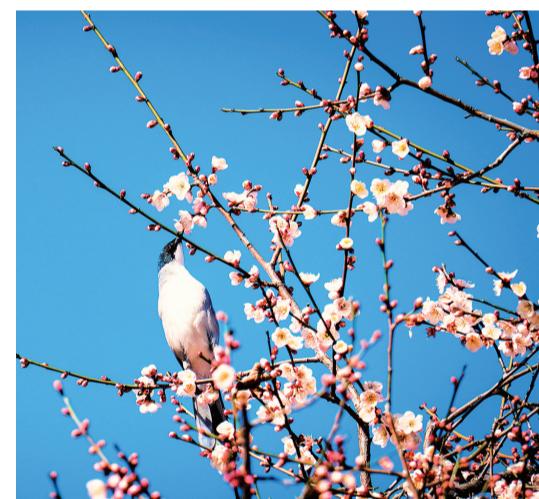


大理美

# 博南古道古梅开



## 想念一朵百合花

□ 姚静

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有一朵野百合花从未凋谢，依依往事，全笼罩在它的芳香里。

我的童年时代，电饭煲、电炒锅等一应家用电器尚未问世，柴火灶是每户人家厨房里的必备。捡柴火也就成了那个年代许多孩子做过的事。在捡柴火的路上遇到一朵绽放的野百合花，于我是一件欢喜的事儿。

故乡剑川，夏天，山林里会有野百合花悄悄开放。它们大多生长在林下松软的腐殖土里，养分水分皆足，花枝茁壮，花朵饱满艳丽，像一支支小喇叭潜伏着，只等指挥的大手一挥，就会齐刷刷吹响起来。那时候的课后作业少之又少，老师也不十分追究。放学后，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，去做什么呢？捡柴火就成了一件连玩带要的事情。

家里的柴火灶并不指望我背回去的那一小捆细柴，却是我跑到山林里溜达一圈的借口。和三五个小伙伴在山林里嬉闹玩耍够了，就捡来一些枯树枝，或者松球，背回家去，轻轻松松打造出一个小小年纪不吃闲饭的人设来。

背着一捆细柴在山林里走着，青绿

的茅草丛中，突然现出一两朵，或五六朵艳黄的花来，便丢下背上那一捆细柴扑过去。百合花！它金黄色的花瓣上洒着几星儿褐色斑点，丝状的花蕊沾满金粉。喇叭形的花朵仰天绽放，吹奏的曲子寂然无声，却响彻山谷，嘹亮完全写在它灿烂的绽放上。我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摘下一朵野百合花，捧在手心，思量着用一个什么瓶子来供养它？那时候我的生活里，“插花”是一个从未存在过的词，家里也没有花瓶，只有酒瓶、罐头瓶、墨水瓶……但这丝毫不影响我采挖野花的兴趣。儿时不能了悟，花草树木也有生命，路过、欣赏，已足够，不一定非要摘下来带回家去。

手里多了几朵野百合花，这一趟捡柴火便有了不同的意义，生活的艰辛全然隐去。

小孩子，快乐也简单，常源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，惊喜的瞥见，蓦然的听闻……刻在了记忆里，一遍遍回味至老。

野百合花喜欢离群索居，开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。记得当年常有豺狗出没，村庄里不时传出猪羊被咬死的消息，所以小孩子是不被允许进入大山腹地的。偶遇一朵野百合花便成了

一份不期然的惊喜，是哪一阵有心的风把它的种子带到了村庄附近？童年的我没有读过“我的等待，恰逢花开”这样唯美的句子，却也隐约觉得与一朵花的相遇是一件幸事。当真正明白了生命中这样不期然的遇合少之又少，人与人，与花，与一朵流云，与一阵清风，与一缕不明来处的暗香……所有的遇合都是天赐机缘时，我离故乡剑川已经很远了。

剑川成了一个地名，变成两个方块字写在我的履历表上，我和她的相逢只剩年节时匆匆的一晤，大多是在深冬时节，野百合花的花枝都枯萎了。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山谷中去寻访一朵野百合花了。那一朵野百合花只能盛放在心里。

不知何时，我居住的小镇开了一爿又一爿花店。花店里卖着各种各样的花，百合花是最常见的，它们大捧大捧地插在清水里，有白色，有粉色，有红色……花瓣硕大，分外艳丽。卖花人说，那徐徐散着清香的叫“香水百合”。

偶尔我也去花店买百合花，有时送人，有时送自己。只是每一次走进花店都心绪平静，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大捧大捧的百合花等着我，我可以慢慢地一

枝一枝挑选，然后老板娘会用彩纸帮我包起来，配着几枝漫天云雾似的满天星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像一个早早猜到结局的故事，索然无味。

其实花店里的百合花是比故乡山林中的野百合花更美丽的，它的花瓣更大，花色更浓艳，花香更清远，只是它和我少了一段相遇的路途。我在香水百合的芳香中寻不到童年的时光，此花非彼花，大有物是人非的恍惚。

我惦念，开放在故乡山林中的野百合花。在蓝天下的草坡上，它嘹亮绽放，响彻山谷，只等一个少年惊喜的脚步。

关于野百合花，有一首老歌让我念念不忘，它是电影《岳家小将》里的插曲《小百合花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。歌名和歌者想必只有我的同龄人才会知道了。

还有没有人能把《小百合花》这首歌轻轻哼唱？



大理掌故

## 感通寺之典故

□ 母锡鹏

感通寺又名荡山寺、班山寺，位于点苍山圣应峰南麓，始建于唐南诏时期，扩建于元朝而盛于明代，是大理古寺里最有文化气息的寺院，流传下来的故事很多，也颇富传奇色彩。

相传，感通寺为南诏高僧李成眉所建。当年李成眉云游到大理，看到感通寺风很好，就把手中的樟木禅杖插在地上说：“若引地通建寺，就让禅杖成活。”果如他所言，禅杖就地生根，成活了，李成眉于是筑台保护成活的樟树，名之曰“樟木台”，并着手修建庙宇。寺里的和尚在念佛经时感动了龙女，龙女先是化成凡女来为和尚做斋饭，随后化作龙女花。和尚用龙女花为皇后治好乳疮后，国王非常高兴，赏赐重金，大兴土木，广建庙宇，还在龙女花旁立下了“恩彼灵珠”的碑文。

明洪武十五年（公元1382年），感通寺住持无极禅师到京城朝觐明太祖朱元璋，带去白马和山茶作为贡品。进京时正值初春，恰逢白马嘶鸣，山茶怒放。朱元璋认为“马嘶花放”是“名士高僧共一楼”，乃是明朝的吉祥征兆，心中大喜，特地赋诗御十二首相赠，赐无极禅师名法达，授其职务为“大理府僧纲司都纲”（当时管理大理佛寺的大和尚职务）。无极禅师返回大理后，将御赐《归云南诗》十二首镌刻在感通寺正殿大云堂前，担当为此题联：“寺古松森，西南览胜无双地；马嘶花放，苍洱驰名第一山。”这就是“龙女奇花传千古”的故事。

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明代中后期，

说的“名士”是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。明嘉靖三年（公元1524年），杨升庵因“议大礼”触怒了嘉靖皇帝，被充军来到云南。杨升庵与李元阳结伴同游点苍山，在感通寺的班山楼住了二十多日，还在此校注六书并转注千字音韵。后人将此楼题名为“写韵楼”。“高僧”指的是云南杰出诗人、画家、书法家担当和尚。担当和尚在鸡足山、感通寺的寺院内修行，专心创作诗书画，书如行云流水，画则有笔外之意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晚年的担当和尚常住感通寺，因仰慕杨升庵的品学，重修写韵楼作为自己的住所。后人有许多赞美诗篇，如清代桂馥（字未谷）写道：“西羽曾为结伴游，班山寺里共听秋。谁通转注奇字，个个来登写韵楼。”

感通寺是云南禅宗发源地，也是种茶历史悠久的寺院之一。徐霞客曾在此品茶，寺内拥有600余年古茶树。寺僧一直种植茶树，采茶、制茶、饮茶，形成了“每日退食无一事，旋在树下风炉”的习俗。感通茶生长在感通寺方圆十公里的圣应峰、马龙峰一带，处在莫残溪、龙溪之间，春、秋两季采摘，尤以春茶为上品。

如今的感通寺，古茶树依旧枝叶繁茂，昔日杨升庵敲字句写的写韵楼、传奇的龙女花，担当和尚“一笑皆春”的匾额，似乎仍然向每一位到访的人诉说着动人的故事……

感通寺是大理辨识度极高的地理标识，具有特色性、教育性相结合的研究旅游主题之气质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往游赏。

生活笔记

## 这个春节有点儿甜

□ 张美华

周末，抽空到父母居所做一次年前大扫除。正干得起劲，82岁的父亲和75岁的母亲大包小包提了满满的东西从外面回来了。

“爸、妈，你们又买这么多东西！”我一边接过父母手里的东西，一边絮叨着。“不多不少，快过年了，要提前做准备。”平时话少的父亲笑呵呵地说，早已昏花的老眼里居然闪着亮晶晶的光芒。一大堆采买的货物里以吃食为主，最亮眼的是一对米花糖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常说的圆圆糖。

近10年来，永平县通过“艺术+旅游+康养”多元融合，打响“走博南古道，逛曲硐老街，赏古树名木，品百味美食”文旅品牌，“五朝古梅”成了博南古道“可带走的乡村符号”。

1月10日至28日，一场文化艺术盛会将在博南古道博物馆启幕。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、书画名家共聚花桥村，相会在古道元梅下，围绕艺术和乡野之美与共展开深度对话，推动乡村与艺术珠联璧合。

话梅、画梅、写梅、咏梅，12天时间，专家学者、书画名家结伴同行，深情对视古村、古道与古梅，定格古道美、古村美、庭院美、山水美。

【通讯员 杨福军 文/图】

却有些心口不一。也是，现在家里最小的孩子也都20多岁了，谁还吃圆圆糖呢？母亲笑着说：“不吃，那就买来看，喜庆！”说完，献宝似的掏出一袋米花，问我：“这个吃不吃？”

炒米花！我眼前一亮，嘴里顿时就有了丝丝甜意。我接过母亲手里的米花，转身就去泡了几杯，父亲血糖高，就给他放一点儿木糖醇，我和母亲的，就放上一小勺白糖，刚好吃个点心。炒米花也是儿时过年最讨喜的美食之一。大年初二，家里来亲戚，母亲就会泡一杯米花，然后盛上一勺白糖，端给客人。热气腾腾的米花和甜甜的白糖，就得我口水直流。母亲招待完客人，也会给我们泡一杯。那时候，我总是傻乎乎地想，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。

吃完泡米花，我接着收拾父母买回来的年货。里面有一袋糖果，其中有徐福记，有阿尔卑斯，还有熟悉的的大白兔。儿时，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大白兔奶糖。那时候，这种纸皮包装的大白兔奶糖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奢侈的。平日里能吃到的水果糖，是一种很硬的糖果，颜色多是红、绿、黄三色。大白兔奶糖和这些水果糖不同，整颗糖为白色，入口有浓浓的奶香味。和大白兔奶糖同样好吃的，还有印着美猴王图样的金丝猴奶糖，那时用的糖纸是玻璃糖纸，一度成为我的最爱。

在父母采买的年货中，有贴画，更少不了各色各样的外地特产。母亲开心地说，这下家里的年货办得差不多了，年夜饭需要的新鲜食材，春节前一天去城里面备办就是了。

母亲一边说着，边抓了一大把大白兔奶糖塞到我手里。看着手中的大白兔奶糖，望着洋溢着欣慰、满足笑靥的父母的面容，我忽然感觉，这个春节有点儿甜。

## 大理市作家协会“文学大讲堂”正式启幕

本报讯（通讯员 普焘）2月8日下午，大理市作家协会文学大讲堂正式启幕。本次活动旨在搭建文学交流平台，凝聚本土创作力量，推动大理文学事业繁荣发展。

大理市作协主席北雁在致辞中强调，文学大讲堂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创作导向。他鼓励广大会员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在实地采风中捕捉灵感，在名家讲座中启迪思维，努力创作出一批“沾泥土、带露珠、接地气”的文艺作品，让文学的主旋律更加响亮、正能量更加充盈。

大理大学教授、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纳张元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实践，围绕文学创作的核心环节展开分享。他从创作立意、文本打磨到主题表达，系统阐述了写作过程中的重要方法与注意事项，在为协会会员带来了一场专业而实用的创作指导。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大理州知名作

家李智红以“诗一直都在场，就等我们去发现”为题，畅谈诗歌创作的心得。他引导创作者从生活细微处捕捉诗意，通过陌生化的语言表达彰显诗歌韵味，使大家对诗歌创作的本质与路径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。

大理市作协会员马良结合自身从业经历，分享了“警民共建中的真情故事”。他以基层警务工作中的真实事例，讲述了一幕幕警民同心、温情洋溢的动人篇章，故事中蕴含的坚守、关怀、理解与奉献，于朴素中见真情，在平凡中显崇高，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听众。

参会会员纷纷表示，文学大讲堂不仅提供了学习交流、采风创作的优质平台，更增强了大理文学界的凝聚力，激发了大家的故土情怀、文化自信与创作使命感。此次活动为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学氛围、推动本土文学创作迈出了坚实一步。